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五十六七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八百四十二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五十六

天子之孝

崇聖學

臣按經言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通貴賤言之也夫以君親之嚴自于天性敬寡悅衆四海皆凖然猶不可以不學也易乾之德大矣至矣而九二學以聚之此以知性之至貴者人人之

最靈秀者聖然未有不勤學者也學記曰人不學不知道故立身行道莫善於學帝王之學國政治忽民生休戚之本正其本則萬事理故廣敬之道在崇聖學考鏡得失講明道義于六經見天地之心于諸史觀古今之迹細旃廣厦之間所裨益良多矣附講筵載籍所傳聖賢已試之成法格物窮理時惟古訓四庫之書務期完備通經之士典領校讎以資乙夜觀覽附經籍

易乾象傳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朱熹本義曰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復之象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強而不息矣

臣按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行健也純亦不已君子以自強不息也天之蒼然者豈有憑乎大氣舉之而已惟不息故也繫辭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健故不息以聖人學問言之此心之中天理精明

之謂強天理貫徹之謂不息所以一日二日有萬幾而不覺其煩瑣細碎者一以兢兢業業之心處之而無幾微暇逸之意間斷于其間也故九五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

大畜卦名彖傳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程頤傳曰乾體剛健艮體篤實人之才剛健篤實則所畜能大充實而有輝光畜之不已則其德日新也

象傳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

德

魏了翁曰天在山中譬則心之體也聞一言焉見一行焉審問而謹思明辨而篤行即所以畜其心之德蓋畜乃所以養新而新新非自外至也昭昭之多止於所不見是以愈畜而愈大

臣按畜有大小則學問有淺深故舊注曰凡物既厭而退者弱也既榮而隕者薄也比必有所畜者風行天上以散為畜君子以懿文德此畜之小者

也學士大夫之事也有无妄然後可畜者天在山中以止為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畜之大者也聖功典學之事也大可以兼小故篤行之中有輝光焉是即大畜之懿文德也小亦與大同體故小畜亦非剛健者不能也詩書六藝之文乃前言之大者堯舜禹湯文武乃往行之大者識者尊其所聞而默識於中非徒為佔畢之學也所識愈多所畜愈大則富有日新而光輝發越矣

此所以藏之深而守之固者也此所以君天下子萬民時措之而皆宜者也

大壯卦名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朱熹曰雷在天上是甚生威嚴人之克己能如雷在天上則威嚴果决以去其惡而必為善若半上落下則不濟事何以為君子須是如雷在天上方能克去非禮

張希獻曰雷之威本震而在天上乃雷聲之壯盛者

也君子有浩然之氣剛大以直其動以天然後能非禮弗履苟非禮而履則猶雷非時而震又何足以為君子之大壯哉

臣按胡炳文曰勝人者血氣之強自勝者義理之強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克己復禮之目也復者雷在地中之象也至大壯則不待於禁止之而自然弗履者也經曰禮者敬而已矣商頌言聖敬日躋丹書師尚父授武王言敬勝怠

者吉皆以沉勇果决為進德脩業之事如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用人惟已改過不吝湯之所以自勝也盤盂几杖刀劍戶牖銘以自誡武之所以自勝也此則雷霆之威儼然在上而必不輕震與天之主宰乎萬物無異也大壯之六爻皆以過于壯為誡而大象獨有取于壯者理義血氣之分自勝勝人之異也

書說命下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

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呂祖謙曰學問之博貴有實用非徒為觀美也大而建立大經經綸大業彌綸大化至於贊天地化育皆所謂建事也此所謂有用之學否則所聞雖多亦奚以為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陳櫟曰驕與怠俱害於學驕則志盈善不可入怠則志惰功不可進學不謙卑退遜則無以為入門一於

謙退而不務時敏則又不能進步遜則不驕敏則不怠遜而濟以敏厥脩所以來也道我所固有非自外來來云者如斯仁至矣之謂也積云者如由有諸已之信而進於充實之美也

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

蔡沈傳曰斅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蓋道積厥躬者體之立斅學於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内外而後聖學可全也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一念終

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脩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

臣按六經言學自此始朱子嘗言傳說此段說為學工夫極精密又言遜順其志入於事中低心下意子細理會既遜其志又須時敏或作或輟亦不濟事又戒以允懷於兹二者則道乃積於厥躬積者來得件數多也然其所學者非他古訓也先王之成憲也古訓者二典三謨之類先王成憲者成

湯之典刑也葢以經籍之要言祖宗之前事為準的則所學者不至於惝恍而無據汗漫而不收矣然其始之自學也則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而其終以教人也則曰厥徳脩罔覺葢兼體用合外内之學也其所謂多聞者豈但以辭章誦習其所謂罔覺者豈入於幽虛空寂也哉

詩周頌敬之篇名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弼通時仔肩示我顯徳行音兹

嚴粲曰佛謂之弼者言正救其失不專順從之也學記云其求之也佛佛不順也猶孟子所謂法家佛士也仔肩為負荷之意

臣按成王因羣臣進戒而承之以謙自謂於事物之理不聰而有所不及知不敬而有所不能行故當強勉學問日有所成月有所長以明其明德繼續不已以至於無所不及知無所不能行而又言己當從學於賢人君子輔弼是任示我以顯明之

德行則可以見學問政事之出於一致而日就月將者即說命所謂時敏緝熙者即說命所謂道積厥躬而始終虛己以求輔弼之助即說命所謂遜志也成王此時於學問根源已自見徹又能言其工夫之縝密如此此所以緝熙敬止之家法而為周之盛王也昊天有成命曰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是自責於己之效也載見曰俾緝熙於純嘏是外資於人之效也成王之繼序不忘永

世克孝豈不大哉

大學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朱熹曰知止如知為子而必孝知為臣而必忠能得自身親為忠孝之事若徒知此道理至於事親之際為私欲所汩不能盡其孝事君之際為利祿所汩不能盡其忠便不是能得矣能慮是見得此事合當如此做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朱熹曰致知誠意是學者兩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與惡之關透得致知之關則覺不然則夢透得誠意之關則善不然則惡格物窮理有一物便有一理窮得到後遇事觸物皆是此理事君便忠事

親便孝居處便恭執事便敬與人便忠以至參前倚衡無往而不見若窮不至則所見不真外雖為善而內實為惡或問物者理之所在人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何者為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人所不能無者但學者須要窮格得盡事父母則當盡其孝處兄弟則當盡其友如此之類須是要見得盡若有一毫不盡便是窮格不至也

臣按朱熹序以為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

之法也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作之君師以司教化之權說命言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則是成已而不能成物者得其半而失其半也天子之元子他日即繼世之天子天子之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他日皆有教人之責然苟非躬行仁義禮智之道以得仁義禮智之德則自居室之近且或違之欲以放之四海不可得矣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蓋

不但儲皇之重齒讓於太學雖天子亦有臨雍釋奠憲老乞言之時也庶人即凡民之俊秀者鄉老所獻之賢能也大學以明德新民止至善為綱領而綱領之中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條目自家以下皆為新民之事自脩身以上為明明德之事明德新民皆當止至善而其所以得止於至善之由要在於知蓋於事事物物皆知其所當止之理即物格而知至也苟非致

知格物之功則天下事物可否混淆是非貿亂皆以為善為之而不自知其陷於惡者矣故三綱領以為始而八條目言致知在格物乃所以探其端也堯舜禹湯文武六君子者聰明天縱其於事物之理生而知之豈復幾微之惑毫髮之憾而精一執中之訓為帝王授受之統夫所謂中者亦即事物之理所當止之處所謂精一者亦即所以窮至事物之理而所謂執者又豈外於必至於是而不

遷之意哉後聖有作其於為學之方教人之術固無能舍是而他求矣

傳之二章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或問盤之有銘何也朱熹曰盤者常用之器銘者自警之詞也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怠忽而或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怠忘也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

正惟有得於此其後周之武王踐阼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退即於其几席觴豆刀劍戶牖莫不銘焉蓋聞湯之風而興起者今其遺語尚幸頗見於禮書顧治之君志學之士皆不可以莫之考也

陳櫟曰德日新之藴自仲虺發之湯采之為此銘伊尹又本之告大甲曰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說者謂孟子所言萊朱即仲虺與斯道之傳者也明

明德為體新民為用體用原不相離故於平天下以明明德於天下為言由體而達於用同一新也移明己德之明字以言明民德又移新民之新字以言新己志體用之不可相離可見矣

臣按盤銘日新之義朱熹之言備矣陳櫟發明日新一語謂采之仲虺之誥亦先儒所未及也湯因仲虺之誥而有銘武王受丹書之戒而有銘聖哲之恭己虛受先後同揆矣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武

王踐阼三日名師尚父而問焉曰黄帝顓頊之道可得而見與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師尚父奉書而入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為戒書於席四端而為銘焉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殷監不遠視爾所代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盤銘曰與其

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捄也楹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牖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禮皇天敬以先時劒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銘凡十有四今摘其辭義之易知者於此

傳之六章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去聲惡臭如好去聲好色此之謂自謙讀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朱熹章句注曰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决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陳櫟曰周子云幾善惡以所獨知乃念頭初萌動善惡誠偽所由分之幾微處必審察於此以實為善去惡知别岐途之始分處起脚不差行方能由乎正路否則起脚處一差差毫氂而謬千里矣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臣按經言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言知至而后意誠而致知闕傳朱熹既取程頤窮理之說以補之而其用力之方則又著於或問以為或考之事為

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裡精粗無所不盡而又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旦豁然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此一段議論專

為世儒有以扞禦外物為格物而發其所為考之事為之著察之念慮之微求之文字之中索之講論之際四者乃致知格物之條目也知既致則夫善惡之所在可好可惡之必然者皆有以識之矣故第六章不曰所謂誠其意在致其知而直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必慎獨此之自欺不過一念之因循苟且於須臾之頃纖芥之微分治忽耳而用人行政之際其利害遂有不可勝言者如齊宣

王不能充不忍一牛之心以愛百姓又自知其好勇好貨好色之疾而不能自克以至後世凡屬進賢退不肖往往依違不决者非必忠佞邪正之莫之辯也平天下傳所云見賢不能舉舉而不能先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皆於務决去求必得之義若相反者是故意者心之所發而君子之必慎其獨則在須臾之頃纖芥之微將然未然之際蓋有幾焉不敢恃其知之已至而聽其所自為

也故經言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而傳以毋自欺而必謹其獨申焉

論語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朱熹曰學矣而不習則表裏扞格而無以致其學之之道習矣而不時則工夫間斷而無以成其習之之功是其胸中雖欲勉焉以自進亦且枯燥生澁而無可嗜之味危殆杌楻而無可即之安矣故既學矣又必以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

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必有自得於心而不能以語人者是其中心油然悅懌之味雖芻豢之悅於口不足以喻其美矣

臣按說命言時敏周頌言緝熙魯論二十篇之發端首言時習聖人之言未嘗不同其旨也然則工夫一有間斷即有罅隙方寸外馳耳目內誘無方之欲雜然而中之矣積時而日積日而月積月而歲皆學之時也不可以或之止也若一歲之間偶

作而旋輟或一日之間始勤而終怠學之時有限而不學之時無窮也一暴十寒其存者幾何而尚有悅心之趣哉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臣按如不及謂常如有所不及如大禹惜寸陰成湯檢身若不及成王夙夜不逮亦遜敏交至之意也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朱熹曰視聽言動之間所當為者皆理也所不當為者皆非禮也其非禮則勿以止焉則是克己之私而復于禮矣其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內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也內外交進為仁之功盡矣所以用力其機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為天理自是而流則為人欲自是而克念則為聖自是而罔念則為狂特毫忽之間耳學者可不謹其所操哉

子曰出門如見大賔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程頤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賔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

朱熹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富壽康寧人之所欲死亡貧苦人之所惡所欲者必以同於人所惡者不

以加於人或問以刑加人豈人所欲便是不恕曰伊川云恕字兼忠字説忠是盡己而後推之為恕夫以刑加人其人實有罪其心亦自以為當然故以刑加之而非強所不欲也其不欲被刑乃其私心若其真心既以犯罪亦自知其當刑矣令人只為不理會忠而徒為恕其弊只是姑息

臣按克己復禮仁也與出門如賓承事如祭皆古語而夫子稱之以告顔淵仲弓蓋聖賢學問必有

所本也經言禮者敬而已矣唐虞夏商周之書堯舜禹湯文武臯夔稷契伊萊姬呂之君臣相與咨嗟儆戒殆無時無地忘此敬之一字者幽厲之衰如衛武公之作抑戒風之有淇澳於變風變雅之中猶存此意春秋賢士大夫亦類能舉此決人之善敗我夫子始貫穿融洽與顔冉之徒講習討論期之以進於聖人之域晚乃傳之曾氏至於孟子後乎孟子者自晩周秦漢以至五季其年數之久

遠非無特起受命之君因時致治同力一心之臣
隨世立功亦各薫揚休問炳煥史册以語於學問
精微之際不知其可也自乾道絀興而後濂洛關
閩諸儒者出而聖人之學於是乎明白較著皆有
以得不傳之意於遺經而程朱二氏其尤可為純
粹以精者也原其學術之正大上足以成就君德
致堯舜禹湯文武之盛下足以明倫敷教如臯夔
稷契伊萊姬呂之所以澤其民其言之見於當時

垂於後世固皆學者之所奉為金科玉律而其傳註之文所以闡發聖賢之藴者又為學者之所憑以為相導所緣以為階梯而不可以須臾離者也程頤於仲弓問仁章發明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之說則所謂見賓承祭者亦庶幾于欽而出于安恭而出于允而非以勉強拘束為敬矣朱熹以人情莫不欲富壽康寧釋不欲勿施之義而又本程頤恕須兼忠盡已而後推之之說至于不得已

而加刑於人亦非其所不欲者此則殺之不怨利之不庸聖人功化之極非學者之事矣此帝王之學夫子之所以傳授心法切要之言而程朱之發明者為尤切矣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朱熹集註曰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

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臣按脩己以敬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也語雖至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積諸此許謙曰聖人言脩己以安百姓而程子乃言上下一於恭敬蓋治道非一人所獨成必君臣上下皆能恭敬然後有天地位以下之應臣以為程子之言乃

本於書臯陶謨所云同寅協恭者也唐虞之世君臣之際可謂上下一於恭敬矣由堯舜之允執厥中者有以感發而興起之也此程頤所謂體信達順之道也堯曰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舜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此又程子所謂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也堯舜猶病乃自視欿然不足之心至於天地位萬物育而不敢謂已治已安者也以西銘乾父坤母民胞物與之理推之而事天饗帝一存心

養性之學問矣

中庸第一章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真德秀曰致中和之所以用功不過曰敬而已不睹不聞而戒懼靜時敬也慎獨動時敬也靜無不敬所以致中動無不敬所以致和自然天地位萬物育如

洪範所謂肅乂哲謀聖而雨暘燠寒風之時若應之董仲舒所謂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陰陽和風雨時諸福之物畢至皆是此理

饒魯曰致中和而能使天地位萬物育是有此理但所居位有高下則力之所至有廣狹如為一家之主則能使一家之天地位萬物育為一國之主則能使一國之天地位萬物育為天下主則能使天下之天地位萬物育父父子子夫夫婦婦此一家之天地位

也妻子臣妾人人各得其所此一家之萬物育也一國亦然極而至於天下然後天地位萬物育始克其量如孔子在當時雖不見位育極功然道明於萬世能使三綱五常終古不墜是即位育之極功也

臣按洪範以貌言視聽思肅乂哲謀聖其徵見於雨暘燠寒風蓋天人相感之際雖匹夫之精誠亦有可感動天地之理而天子君天下所取者大所施者博所以範圍天地之道而不過曲成萬物而

不遺者其意念深摯工夫精密如中庸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固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也但洪範五事並言而中庸言靜而存養則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言動而省察則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以五者之官其主固在乎心而其要又在於耳目者書言惟天聰明惟聖時憲又言亶聰明作元后朱熹說非禮勿視聽言動亦云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工夫却易視遠惟

明纔不遠便是不明聽德惟聦纔非德便是不聦工夫却難然則所謂聰明者正惟戒懼慎獨之極處耳君子戒懼慎獨之心即孝子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之心而已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則中和位育之事也

第二十章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

臣按順親在於誠身誠身在於明善中庸或問曰反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而内無愛敬之實故不見恱然欲誠乎身又不可强取僞為也其道在乎明善而已擇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然則學之欲其博問之欲其審思之欲其慎辯之欲其明行之欲其篤者皆孝子事親之事也聖人全體太極仁智勇兼備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固為從容中道矣而凡人之情親生之膝下

以養父母日嚴則亦有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者由此知能之良而日充之學問思辯以致其知誠篤以力其行則自明而誠其幾於聖人無難矣然則明善固所以順親而欲明善又在推吾本然順親之一念始不此之務亦所為以順則逆焉者也

第二十七章曰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朱熹章句曰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

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臣按章句之義即程頤所謂合内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下學而上達者也其於諸儒之説亦考之而著其是正其失矣後之學者茍欲創為異論非偏於所茫然無覺則倚於其所空無所寄其諸佛老之徒與章句鄙儒也歟

孟子孟子曰無惑乎王齊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奕之為數

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朱熹集註曰程子程頤為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宫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以進于成德不難矣

范祖禹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

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踈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少而亂日多葢以此也

張栻曰古之明君懼一暴十寒之為害也則博求賢才賔諸左右朝夕與處而遠佞人所以養德也然其要則在乎專心致志而已專心致志學之大方居敬之道也

臣按孟子此論雖為齊王而發實格心養德之要

言也夫人雖或生質之美而無直諒多聞益友之助而便辟善柔便佞之徒日進於前其爲伐性之斧斤也多矣此一暴十寒之喻所由發也又不能專心致志而學焉見紛華而悅見異物而遷此所以有鴻鵠將至之喻也一介之士其於學問如此尚不能有所成就而况帝王之學乎說命曰爾交脩予周頌佛時仔肩此可謂求助於賢人法也說命曰予惟克邁乃訓周頌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

於光明此可為自盡其心志者法也孟子之言亦與相表裏者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

朱熹曰湯武聖人孟子猶說湯武反之也反復也反復得這本心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只爲要存此心觀旅獒之書只受一犬而反復切諫以此見欲之可畏無小大皆不可忽

臣按天人理欲相為消長道心微而難存人心危

而易動必也誠立而實體安固明通而實用流行則先儒所謂不止於寡而存矣然而耳目口鼻四支之欲固有枯槁寂滅深拒固閉之而不得者故佛氏言絶而吾儒言節絶則一槩拘束強制之矣而其說又以爲一根得圓通六用成休復究亦不離乎六根之用也節則寡之謂也然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防其邪僻昊天曰明昊天曰旦以儆其逸豫涵養純熟清明在躬不藉拘束強制而發

皆中節矣善乎胡炳文之言曰孟子一書三養字皆切要語曰養氣曰養性曰養心合而觀之氣生於理善養氣者在養性理具於心善養性者在養心心汩於欲善養心者在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心存而性存氣不必言矣合養氣養性而言養心愈知夫佛氏之説之偏也

御定孝經衍義卷五十七

天子之孝

崇聖學

漢武帝建元元年以董仲舒為江都相治申韓蘇張之言者皆罷之時仲舒對策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

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説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丞相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

臣按孔孟生春秋戰國接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統此聖人之學之所以明也由不得在位故其所拯者淺已至於暴秦燔六籍滅學者天下之士所習者法所師者吏而人主之所學者刑人殺人之事

慘刻少恩之術也本源之地如此雖與之天下固不能一朝居矣漢之為漢東西再有天下孝文治幾刑措原其所以不至唐虞三代之隆者由其學之出於黃老故也武帝卓然罷黜百家表彰六經其功顧亦偉矣然未有以知而好之好而樂之也故申公(名培)之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汲黯之言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事乎其所以勤求神仙妖妄之術篤信

方士怪迂之談而晚年悔過自歎嚮時愚惑為其所欺則尊崇孔氏之初心有未泯者也光武投戈講藝息馬論道然以赤伏符即位遂信用圖讖多以決定嫌疑賈逵傅會文致鄭康成道揚其波别證緯書足成臆説世主以此論學儒者以此解經其失遠矣尊師貴道如漢明帝一時期門羽林之士皆通孝經而金人之夢惑於傅毅之言佛法至自天竺也此由漢世訓詁之儒未有見學問之本

原而從事於支流餘裔故雖人主自能通經而於異端之教不知所屏絶遂使佛法入中國為萬世無窮之害也然自永明以來臣民雖有習浮屠術者而天子未之好至桓帝始篤好之常躬自禱祠又親祠老子於濯龍宮自此儒風寖衰異端之學愈熾矣或三教混淆或二氏雜進或黜仙而佞佛或毁釋而崇道此其相為勝負莫之紀極而所謂儒者類皆辭章誦說不能深明二氏之非而依違

可否於其間此所以千百年來聖學之不絶如綫者也非周張程朱之說其誰歸歟

唐太宗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戎服以聽此深足為戒朕所好者唯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臣按唐太宗知屏釋老而尊周孔鳥翼魚水之喻其於學也可謂知所本矣唐承六代之後是時二氏之學方熾而太宗之見卓然如此所以成貞觀

之治也

唐穆宗嘗問朕欲學經與史何先刑部侍郎薛放曰六經者聖人之言孔子所發明天人之極也史記道成敗得失亦足以鑒然謬于是非非六經比穆宗曰吾聞學者白首不能通一經安得其要乎對曰論語六經之菁華也孝經人倫之本也漢時論語首立於學宮光武令虎賁士皆習孝經明皇親為註訓蓋人知孝慈則氣感和樂也穆宗曰聖人以孝為至德要道信然

臣按薛放知尊經矣六經之外論語孝經並稱可謂知要矣論語固為六經之菁華然其雜記門弟子問答之語若孝經則授之曾氏實與一貫之旨相發明要皆言其道之既成德之既盛推已及物順人情教天下之事而其誠身事親之節目則又散見於曲禮內則諸書而夫子之意固欲推其近且易者以及於遠且大者焉故聖人之學約而易擧也明皇御注已通行於後代亦可謂有勤經之

功臣獨疑夫鈎命訣援神契諸書皆盛行於東漢之世不知夫虎賁之所習者其孔子之正經歟抑緯書歟故術不可不慎也

宋程顥上疏曰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正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

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臣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聽聞如此則聖

知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嘵嘵無復廉耻葢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正心誠意體乾剛健而行之

曾鞏上言略曰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亦在乎正其本而已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臣以為正其本者在陛下得之於心而已臣觀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其所以為始者思也大學所以誠

意正心修身治其家國天下而要其所以為始者致其知也古之聖人舜禹成湯文武未有不由學而成而傅說周公之輔其君未嘗不勉之以學故曰念終始典於學又曰學然後知不足孔子亦曰吾學不厭蓋知此者孔子之所以不能已也夫能使事物之接於我者不能累其內所以治內也言語之接於我者不能蔽其外所以應外也有以治內此所以成德化有以應外此所以成法度也德化法度既成所以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

際也

臣按程顥以明善固執繼正心誠意而言是為即物窮理真知其善之所在而求之必得真知惡之不可為而去之必決也曾鞏以大學之知配洪範之思者思曰睿所以致知睿作聖則知至矣

程頤上宣仁皇后書略曰臣以為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

言為必可信先王之道為必可行勿狃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言常伯常任至於綴衣虎賁以為知恤玆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復惟在於一事而已書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脅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為人主就學

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宫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内侍可以充輔道何置官攝職精求賢德哉或又以為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臯陶未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歴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

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為慮豈不深遠也哉

臣按古之人君以躬行心得者教養人材以德行道藝之人充於列位蓋交修斆學循環終始者也故天下之賢才既在上者皆有以長養成就出使治之入使長之而君德清明君身强固又正人君子所輔翼而成也故暬御僕從罔非正人者成周

盛時之事不易然也後世人才不及於古而人主燕私之際所與居者供使令而已朝夕納誨之義蓋難言之則師保疑丞之官固不可以不置而左右近習之人亦當慎簡者也至於涉詩史覽古今雖為一端然而求多聞學古訓於是乎在舍是亦無以為從入之途者但熟復講貫以知其義理涵育薰陶以養其德性斯為至要之事切實之圖也慢遊傲虐之戒固戒懼慎獨之君子不忘在心者

也苟聖未至於舜而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聖學之所以成也固非一術矣

彭汝礪上言曰臣聞昔者周成王即位始謀於廟其言憂思深遠慄慄悼懼若方隕淵墜谷所以求其人甚至而羣臣進戒乃反覆曲折獨以學問為先務其君臣可謂知本矣是時周公畢公召公史佚實在左右前後伯禽唐叔實相與周旋而猶有管蔡之禍周之不亡者以此唐太宗取名儒為學士者十八人如房元齡杜如晦

之類是也番宿迭侍相與論古今考前王之成敗雖燕閒飲食皆與於是在下之情無不達在上之失無不得二君卒為周唐賢君古今事不同體當使内外左右朝夕所以輔拂之者咸備其要則在擇人苟非其人猶不如不為之愈也

臣按人主盡道在修身修身在正學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敬而已矣見賔承祭之敬易於勉爾室屋漏之敬易於忽故大學中庸皆言必慎其獨也

人主之身有臨御臣民之時有深宫燕處之時當其决斷萬幾兢兢業業所見皆正人所論皆正事淫心美色之屬無由得至於前馳驅戲渝之念自然不萌於中矣過此以往出入起居之際圖史足以自娱箴銘足以自警此古人之所為亹亹也然而左右僕御亦必擇其人焉蓋人主之所嚴憚在師保而所狎習在近侍也近侍之人而皆有師保之德行則巧言令色便僻側媚之態所以惑亂聰

明者悉屏絶矣對狎習之人而有嚴憚之意則出王游衍無適而非昊天旦明之敬矣漢唐之事雖不足以語於古然而侍中宿衛之官參用士人不盡鵕䴊冠貝帶侍中容飾名之屬也學士番休迭宿燕間飲食皆與則君臣之情日以款洽非必進講之際始得展對也古今事不同體參稽於漢唐而慎重其選必得其人斯亦成就聖德之一也

李膺上論略曰天地之情隂陽之理吉凶之變失得之

故備在乎易而卦者時也一治一亂或美或惡初不可齊亂可使治惡可使美察理之變為時之主惟君乃能之臣願陛下學易則體乾御坤進陽退陰觀道設教運神合德使天下之時常為泰而無至于否常為晉而無至于剝天子之學易固當如此一國之事繫諸侯之本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美盛德告成功者皆在於詩四始之名各辨其實不敢誣也臣願陛下學詩則為政之大而無入於小雅為政以正而無淪於變雅無若東周

降為國風必使功德終美於頌天子之學詩固當如此夫尊王正法謹始善終詳天地之裁祥著君臣之美惡者無尚於春秋臣願陛下學春秋則師治而戒亂賞善而罰罪常為知孔子者無為罪孔子者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世其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百王之心迹治亂之大略者無尚於書臣願陛下學書則考稽古之得失操制令之法令皇步帝驟王馳霸騖一皆得之陛下欲以正六職以治六官必也學夫周禮然後百工允釐庶績

咸熙巍乎其有成功矣陛下欲以正其威儀詳其辭令必也學夫儀禮然後五禮之合制見於典章文物之間六儀之中節見於動容周旋之際煥乎其有文章矣

臣按此言天子之經學也求多聞所以建事師已試以施當今此經之所以適於用也若夫石渠虎觀五經同異稱制臨决猶未免為章句之學必如李廌所言于易則以觀隂陽之消長于詩則以觀風俗之正變于書則以觀道法之升降于春秋則

以觀其賞善懲惡于禮則以觀其體國經野帝王治經之要備於此矣

羅從彦曰人君讀經則師其意讀史則師其迹然讀經以尚書為先讀史以唐書為首蓋尚書論人主善惡為多唐書論朝廷變故最盛

臣按危微精一之傳肇於虞廷孔孟言德言性言仁言學皆本源于虞夏商周之書而論孟特發揮其藴貞觀政要所載君臣求治之言切於治體故

先儒以為讀經史當先此二者

朱熹入對垂拱殿其略曰大學之道本於格物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謂之理則無形而難知謂之物則有迹而易覩必因物求理使瞭然無毫髪之差則應事自然無毫髪之謬是以意誠心正而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勸講之臣所以聞於陛下者不過記誦詞章之習而陛下又不過求之老子釋氏之書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

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也願博訪眞儒知此道者講而明之則今日之務所當為者不得不為所不當為者不得不止上為之動容

朱熹行宫便殿奏劄曰蓋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

之事莫不有理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為夫婦為兄弟為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渺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為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為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

者為君子而吉背之者為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
四海而可以為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為
戒是以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無不具於經訓史册之
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
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
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
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
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

忽忽常若有所奔趍廹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鋭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勸者深惡之為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

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身心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為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為讀書之本也

朱熹戊申封事曰論者又或以為陛下深於佛老之學而得於識心見性之妙於古先聖王之道蓋有不約而自合者是以不悅於世儒之常談死法而於當世之務則寧以管商一切功利之說為可取臣以為此非所以延盛德於日新也彼老子浮屠之說固有疑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為真實而彼以性命為空虛也此以為實故所謂寂然不動者萬理燦然於其中而民彛物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則必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為空則徒知寂滅為樂而不知其為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别也是以自吾之說而修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治心修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說則其本末横分中外斷絶雖有所謂朗徹靈通虚静明妙者而無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失也是以程顥常闢之曰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而實外於倫理窮深極微

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自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是為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與入道嗚呼此真可謂理到之言惜乎其未有以聞於陛下者使陛下過聽誑妄之説而以為真有合於聖人之道至分治心治身治人以為三術而以儒者之學為最下則臣竊為陛下憂此之害於政事而惜此説之布於來今也

朱熹觀心説或問佛者有觀心之説然乎曰心者人之

所以主乎身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為一耶為二耶為主耶為賓耶為命物者耶為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較而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參於前而倚於衡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

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奥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絀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為一心人為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夫為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矣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晝之所為得以梏亡其仁義之

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若盡心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天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天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哉若參前倚衡云者則為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

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有以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輿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也耶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平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齕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葢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葢如此也然非審問明辯之君子亦孰能無惑於斯耶

朱熹又曰人主以渺然之身居深宫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揜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宫闈之内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宫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無一人敢恃私恩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

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内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内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奸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

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纎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凛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

王之治所以由内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為後世法程也又曰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必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禄永終孔子之告顔淵既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既告之以損益四代之禮樂而又申之曰放鄭聲遠

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嗚呼此千聖相傳心法之要其所以極夫天理之全而察夫人欲之盡者可謂無本末巨細而舉之矣兩漢以來非無願治之主而莫克有志於此是以雖或隨世以就功名而終不得以與乎帝王之盛其或恥為庸主而思用力於此道則又不免蔽於老子浮屠之說靜則徒以虛無寂滅為樂而不知有所謂實理之原動則徒以應緣無碍為達而不知有所謂善惡之戒是以日用之間內外乖離不相為用而反以害

於政事蓋所謂千聖相傳心法之要者於是不復講矣

臣按六經之文天地之菁華也四子之書六經之菁華也朱熹之言四子之菁華也熹生平立朝之日甚少而致君堯舜之意惓惓不忘先後所上封事奏劄入對及他所著論所以成就君人者之德而格其非心者連篇累牘不能悉載而要歸於正心誠意致知格物蓋其所以得之於已者然也孝宗朝以周必大薦為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

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
生所學只此數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其亦以
為平生所學者大人之學也舍是而言學則為辭
章淺近之學異端虛無之學而已此固人之大患
而人主為之其害又有不可勝言者故不憚言之
重詞之複也由其道勤而行之緝熙單厥心終始
典於學則熹固為周公為傅說而宋帝亦為殷高
宗周成王矣惜乎其知之而不用用之而不久也

真德秀曰三代聖王以敬為修身立政之本故伊尹告太甲曰嗣王祇厥身念哉又曰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周公之戒成王一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二則曰治民祇懼不敢荒寧三則曰克自抑畏四則曰皇自敬德而召公之誥一則曰嗚呼奈何弗敬二則曰王其疾敬德三則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四則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伊尹周召皆古聖賢而所以啓廸其君如出一口又考之書昏迷不恭侮慢自賢禹之所以征有苗

也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啓之所以伐有扈也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謂巳有天命謂敬不足行武王之所以誅獨夫受也蓋敬則為堯舜為禹湯為文武不敬則為有苗為有扈為獨夫受聖狂之所由分治亂之所由判未有不出於此者

又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義理之與物欲相為消長者也篤志於學則日與聖賢為徒而有自得之樂持身以敬則凛

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親賢人君子之時多則規
儆日聞謟邪不得而惑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
日之明如水之清義理為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

臣按敬字是聖賢心法然亦非空守此心而入於
空虛寂滅也所應乎外而接於物者有書詩禮樂
以涵養之有正人端士以輔弼之内自盡而外求
助也然惟心存此敬則畏聖人之言而詩書禮樂
斯須不去於身矣親賢遠佞而天下之士皆願立

於其朝矣與古之聖賢為徒而親當世之賢人君子則其存此心者愈以嚴密而純粹矣故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

元許衡曰凡人之情敬慎於憂危惰慢於暇豫惟聖人不如此堯舜只兢兢業業無已時憂危暇豫處之如一一日二日萬幾何得惰慢程子謂惟慎獨可以行王道初未然之徐而思之不如此不能行王道蓋工夫有間斷故也以唐太宗之英明猶於此不能進兩漢文帝光

武謹慎終身然聖學不足以成就之惜哉

臣按許衡以工夫無間斷發明程子惟慎獨可以行王道之語此真成就聖學之要言也學之消長惟敬慎惰慢兩途而已憂危則思深而慮遠逸豫則志滿而氣衰所緣以為敬慎惰慢者也聖人所以處之如一者得力在慎獨所謂緝熙所謂不已方可言無間斷蓋在一起念間分敬肆矣又況始勤終怠或作或輟者乎唐太宗銳情經術與學士

討論古今自謂不學則不明古道而晚節行事多違竟貽弗終之誚其治之不進於王道亦以好學之心荒於暇豫也漢孝文光武謹慎終身而聖德有遜於古以其所尚者非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之學也然則窮理乃所為主敬也歟

許衡又曰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酬酢欲言之無失

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黽勉而無所持循徒汨没於瑣碎之中卒於無補况因之為弊者又日新月盛而不可道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之故也茍從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

奈何為人上者樂舒肆為人臣者多容悦容悦本為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為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為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又難於天下之人也

又曰人君處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其害可勝計耶人君

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賛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無足愛也强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為君子退者未必為小人予之者或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擿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欺尚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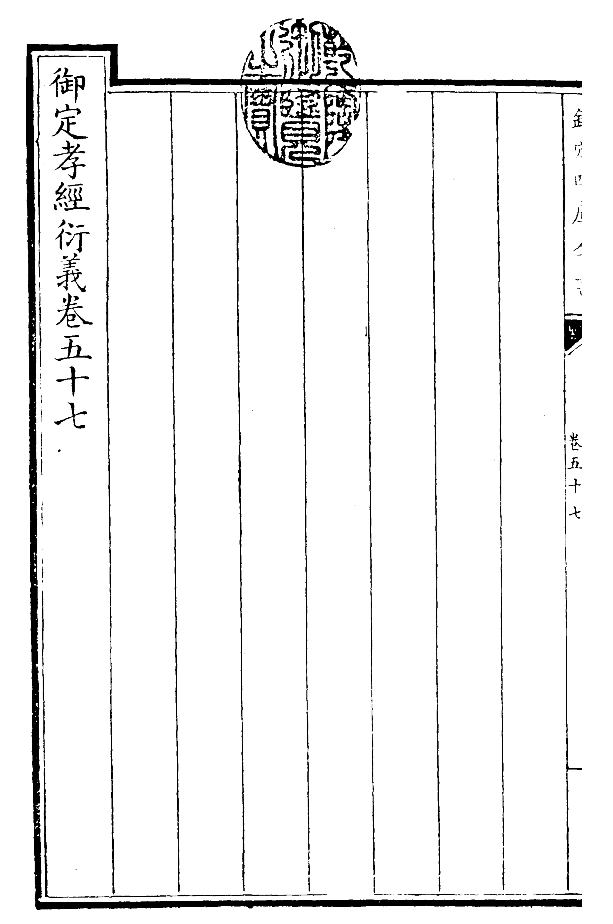
貴以用人為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

臣按先儒言國事之治忽帝學之占也生民之休戚君道之表也人主一言一行一喜一怒以視常人為尤難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中庸言喜怒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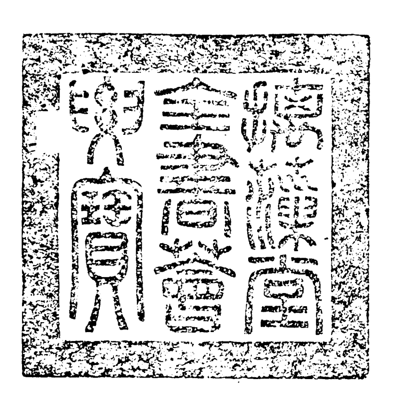
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觀易中庸之義可以知難矣夫惟自克之道則在於學為學之要則在於窮理喜怒愛憎因乎物者也即物而窮其理則其可愛可憎可喜可怒之事皆物之所當然而不惑於所以然之故矣於是惇典庸禮命德討罪一惟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私内而非僻之心不萌於暗室屋漏外而奸邪之人無所行其險詖之術國事之所以常治生民之所以蒙休豈

不以是也哉夫人之於一言一行一喜一怒必能自克也則其於學也思過半矣而况君人所係尤如此之重哉

以上崇聖學



御定孝經衍義卷五十七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馬嗣佺